

三
國
志

四

三

國

志

四

三公孫陶四張傳第八

魏書

國志入

公孫瓚傳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

今音郎定反支音其兒反

為郡門

下書佐有姿儀大音聲侯太守器之以女妻焉

典略曰瓚性辯惠每白事不肯稍入常

總義數曹事無有忤議太守奇其才適詣涿郡盧植

讀經後復為郡吏劉太守坐事徵詣廷尉瓚為

御車身執徒養及劉徙日南瓚具米肉於北芒

上祭先人舉觴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詣

日南日南鄣氣或恐不還與先人辭於此再拜

慷慨而起時見者莫不歔歔劉道得赦還瓚以

孝廉爲郎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
塞見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中約其從騎
曰今不衝之則死盡矣瓚乃自持矛兩頭施及
馳出刺胡殺傷數十人亦亡其從騎半遂得免
鮮卑懲艾後不敢復入塞遷爲涿令光和中涼
州賊起發幽州突騎三千人假瓚都督行事傳
使將之軍到薊中漁陽張純誘遼西烏丸丘力
居等叛劫略薊中自號將軍九州春秋曰純自號
彌天將軍安定王略
吏民攻右北平遼西屬國諸城所至殘破瓚將
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屬國烏丸貪至

王率種人詣瓚降遷中郎將封都亭侯進屯屬國與胡相攻擊五六年丘力居等鈔略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瓚不能禦朝議以宗正東海劉伯安既有德義昔爲幽州刺史恩信流著戎狄附之若使鎮撫可不勞衆而定乃以劉虞爲幽

州牧

吳書曰虞東海恭王之後也遭世衰亂又與時王疏遠仕縣爲戶曹吏以能治身奉職召爲郡吏以孝廉爲郎

累遷至幽州刺史轉甘陵相甚得東土戎狄之心後以疾歸家常降身隱約與邑黨州閭同樂共卹等齊有無不以名位自殊鄉曲咸共宗之時鄉曲有所訴訟不以詣吏自投虞平之虞以情理爲之論判皆大小敬從不以爲恨嘗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虞牛相似因以爲是虞便推與之後主自得本牛乃還謝罪會甘陵復亂吏民思虞治行復以爲甘陵相甘陵大治黜拜尚書令光祿勳以公族有禮更爲宗正英雄記曰虞爲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純樸境內無盜賊災害不

生時隣縣接壤蝗蟲為害至博平界飛過不入魏書曰虞在幽州清靜儉約以禮義化民靈帝時南宮災吏遷補州郡者皆責助治宮錢或一千萬或二千萬富者以私財辦或發民錢以備之貧而清慎者無以充調或至自殺靈帝以虞清貧特不使出錢虞到遣使至胡中告以利害責使送純

首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譯自歸瓚害虞有功乃陰使人微殺胡使胡知其情間行詣虞虞上罷諸屯兵但留瓚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平純乃棄妻子逃入鮮卑為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封政為列侯虞以功即拜太尉封襄賁侯雄英記曰虞讓太尉因薦衛尉趙謨益州牧劉焉豫州牧黃琬南陽太守羊續並任為公會董卓至洛陽遷虞大司馬瓚奮武將軍封薊侯關東義兵

起卓遂劫帝西遷徵虞爲太傅道路隔塞信命
不得至表紹韓馥議以爲少帝制於蒞臣天下
無所歸心虞宗室知名民之望也遂推虞爲帝
遣使詣虞虞終不肯受紹等復勸虞領尚書事
承制封拜虞又不聽然猶與紹等連和

九州春秋
曰紹馥使

故樂浪太守甘陵張岐齋議詣虞使即尊號虞厲聲呵岐曰
卿敢出此言乎忠孝之道旣不能濟孤受國恩天下擾亂未
能竭命以除國恥望諸州郡列義之士勦力西面援迎幼主
而乃妄造逆謀欲塗污忠臣邪吳書曰馥以書與袁術云
帝非孝靈子欲依絳灌誅廢少主迎立代王故事稱虞功德
治行華夏少二當今公室枝屬皆莫能及又云昔光武去定
王五世以大司馬領河北耿弇馮異勸即尊號卒代更始今
劉公自恭王枝別其數亦五以大司馬領幽州牧此其與光
武同是時有四星會于箕尾馥稱識云神人將在燕分又言
濟陰男子王定得玉印文曰虞爲天子又見兩日出於代郡

謂虞當代立紹又別書報術是時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
家有長主外託公義以荅拒之紹亦使人私報虞虞以國有
正統非人臣所宜言固辭不許乃欲圖奔匈奴以自絕紹等
乃止虞於是奉修職貢愈益恭肅諸外國羌胡有所貢獻道
路不通皆爲傳送致之京師虞子和爲侍中在長安天子思東

歸使和僞逃卓潛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和
道經袁術爲說天子意術利虞爲援留和不遣
許兵至俱西令和爲書與虞虞得和書乃遣數
千騎詣和瓚知術有異志不欲遣兵止虞虞不
可瓚懼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
術以自結而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益
有隙和逃術來北復爲紹所留是時術遣孫堅

屯陽城拒卓紹使周昂奪其處術遣越與堅攻
昂不勝越爲流矢所中死瓚怒曰余弟死禍起
於紹遂出軍屯磐河將以報紹紹懼以所佩勃
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結援範
遂以勃海兵助瓚破青徐黃巾兵益盛進軍界

橋

典略載瓚表紹罪狀曰臣聞皇義以來始有君臣上下之

事張化以導民刑罰以禁暴今行車騎將軍袁紹託其先
執寇竊人爵既性暴亂厥行淫穢昔爲司隸校尉會值國家
喪禍之際太后承攝何氏輔政紹專爲邪媚不能舉直至今
丁原焚燒孟津招來董卓造爲亂根紹罪一也卓既入雒而
主見質紹不能權譎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進竄逃亡忝辱
爵命背上不忠紹罪二也紹爲勃海太守默選戎馬當攻董
卓不告父兄至使太傅門戶太僕母子一旦而斃不仁不孝
紹罪三也紹既興兵涉歷二年不卹國難廣自封殖乃多以
資糧專爲不急割剥富室收考責錢百姓吁嗟莫不痛怨紹

罪四也韓馥之迫竊其虛位矯命詔恩刻金印玉璽每下文書阜囊施檢文曰詔書一封叩口便切卿侯印昔新室之亂斷以即真今紹所施擬而方之紹罪五也紹令崔巨業候視星曰財貨賂遺與共飲食克期會合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宜為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勲首共造兵勲仍有効又降服張楊而以小忿枉害於勲信用讒慝殺害有功紹罪七也紹又上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橫責其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為婢使紹實微賤不可以為人後以義不宜乃據豐隆之重任忝汚王爵損辱袁宗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驅走董卓掃除陵廟其功莫大紹令周昂盜居其位斷絕堅糧令不得入使卓不被誅紹罪十也臣又每得後將軍袁術書云紹非術類也紹之罪戾雖南山之竹不能載昔姻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都諸侯背叛於是齊桓立柯亭之盟晉文為踐土之會伐荆楚以致菁茅誅曹衛以彰無禮臣雖聞其名非先賢蒙被朝恩當此重任職在鈇鉞奉辭伐罪輒與諸將州郡兵討紹等若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續桓文忠誠之効攻戰形狀前後續上遂舉兵與紹對戰紹不勝

以嚴綱為冀州田楷為青州單經為兗州置諸

郡縣紹軍廣川令將麴義先登與瓚戰生禽綱
瓚軍敗走勃海與範俱還薊於大城東南築小
城與虞相近稍相恨望虞懼瓚爲變遂舉兵襲
瓚虞爲瓚所敗出奔居庸瓚攻拔居庸生獲虞
執虞還薊會卓死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邑督
六州瓚遷前將軍封易侯瓚誣虞欲稱尊號脅

訓斬虞

魏氏春秋曰初劉虞和輯戎狄瓚以胡夷難禦當因不賓而討之今加財賞必益輕漢效一時之名

非久長深慮故虞所賞賜瓚輒抄奪虞數請會稱疾不往至是戰敗虞欲討之告東曹掾右北平人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爲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乃止後一年攸病死虞又與官屬議密令衆襲瓚瓚部曲放散在外自懼敗掘東城門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愛民屋勅令勿燒故瓚得放火因以精銳衝突虞衆

大潰奔居庸城瓚攻及家屬以還殺害州府衣冠善士殆盡
○典略曰瓚曝虞於市而祝曰若應為天子者天當降雨救
之時盛暑執竟日不雨遂殺虞英雄記曰虞之見殺故常
山相孫瑾掾張逸張瓚等忠義奮發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
後同死
瓚上訓為幽州刺史瓚逐驕矜記過忘善

多所賊害

英雄記曰瓚統內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
因使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荅曰今取衣冠家

子弟及善士富貴之皆自以為職當得之不謝人善也所寵
遇驕恣者類多庸兒若故卜數師劉緯臺販繒李移子賈人
樂何當等三人與之定兄弟之誓自號為伯謂三人者為仲
叔季富皆巨億或取其女以配已子常稱古者曲周灌嬰之
屬以

譬也

虞從事漁陽鮮于輔齊周騎都尉鮮于銀

等率州兵欲報瓚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共推
柔為烏丸司馬柔招誘烏丸鮮卑得胡漢數萬
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大破之

斬丹表紹又遣麴義及虞子和將兵與輔合擊

瓚瓚軍數敗乃走還易京固守

英雄記曰先是有童謡曰燕南垂趙北際

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當之乃築京固守瓚別將有為敵所圍義不救也其言曰救一人使後將時救不力戰今不救此後將當念在自勉是以表紹始北擊之時瓚南界上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是以或自殺其將帥或為紹兵所破遂令紹軍徑至其門臣松之以為童謡之言無不皆驗至如此記似若無徵謡言之作蓋今瓚終始保易無事遠略而瓚因破黃巾之威意志張遠遂置三州刺史圖滅袁氏所以致敗也為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為樓其上中塹為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積穀三百萬斛

英雄記曰瓚諸將家

家各作高樓樓以千計瓚作鐵門居樓上屏去左右婢妾侍側汲上文書瓚曰昔謂天下事

可指麾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

田畜穀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櫓千重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矣欲以此弊紹紹遣將攻之

連年不能拔

漢晉春秋曰袁紹與瓚書曰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

丹青謂為流力同仇足踵齊晉故解印釋紱以北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寤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輟而改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懼於飛矢迸流在刃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咎豐也故為薦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吞豪雄可滅果令貴弟殞於鋒刃之端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已苟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之津匿怨害民騁於余躬遂躍馬控弦歟我祗上毒偏生民辜延白骨孤辭不獲已

以登界橋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震駿馬電發僕師徒肇合機械不嚴疆弱殊科眾寡異論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陵躡奔背因壘館穀此非天威斐譔福豐有禮之符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蜂賊以焚蕪勃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膽破眾散不鼓

而敗兵衆擾亂君臣並奔此又足下之爲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爲京頭顱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義婉約有改往脩來之言僕旣欣於舊好克復且愍兆民之不寧每輒引師南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奸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壯士者固若此乎旣乃殘殺老弱幽士憤然衆叛親離子然無黨又烏九織貍皆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爲鋒銳又東西鮮卑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失戎伙之心兵興州壤禍發蕭牆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麴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住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奪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鑄金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耻是故戰夫引領疎望旌旆怪遂含光匿影寂爾無聞卒臻屠滅相爲惜之夫有平天下之怒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並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之作將戢干

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土保軍內之廣甘惡名以
速朽亡令德之久長壯而籌之非良策也宜釋憾除嫌躬我
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聞璣不荅而增脩戎備謂關靖曰
當今四方虎爭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年者明矣袁本初
其若我何建安四年紹悉軍圍之璣遣子求救於黑
山賊復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南山擁黑山之
衆陸梁冀州橫斷紹後長史關靖說璣曰今將
軍將士皆已土崩瓦解其所以能相守持者顧
戀其居處老小以將軍爲主耳將軍堅守曠日
袁紹要當自退自退之後四方之衆必復可合
也若將軍今舍之而去軍無鎮重易京之危可
立待也將軍失本孤在草野何所成邪璣遂止

不出

英雄記曰關靖字士起太原人本酷吏也諂而無大謀特為瓚所信幸

救至欲内外

擊紹遣人與子書克期兵至舉火為應

典略曰瓚遣行人文

則齊書告子續曰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吾樓上日窮月蹙無所聊賴汝當碎首於張燕速致輕騎到者當起烽火於北吾當從內出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

獻帝春秋曰瓚夢薊城崩知必敗乃遣間使與續書紹候者得之使陳琳更其書曰蓋聞在昔襄周之世僵尸流血以為不然豈意今日身當其衝其

餘語與典略所載同紹候者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為救兵

至遂出欲戰紹設伏擊大破之復還守紹為地

道突壞其樓稍至中京

英雄記曰袁紹分部攻者掘地為道穿穴其樓下稍稍施木柱

之度足達半便燒所施之柱樓輒傾倒

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

殺

漢晉春秋曰關靖曰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紹悉送其首於許

解于